



《纽约时报》2007年最值得关注图书

LENI: THE LIFE AND WORK OF LENI RIEFENSTAHL

# 极权制造

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

[美] 斯蒂文·巴赫 著 STEVEN BACH

程淑娟 王国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LENI : THE LIFE AND WORK OF LENI RIEFENSTAHL

# 极权制造

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

[美] 斯蒂文·巴赫 著 STEVEN BACH

程淑娟 王国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美)巴赫著;程淑娟、王国栋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225-734-4

I. ①极... II. ①巴...②程...③王... III. ①瑞芬斯塔尔—传记

IV. ①K835.16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9025号

---

**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

(美)斯蒂文·巴赫/著 程淑娟 王国栋/译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装帧设计:** 林涛 秦嶷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960×1300 1/32

**印张:** 16.875

**字数:** 293千字

**版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5-734-4

**定价:** 42.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 言

### 1925 年的柏林

1925 年的柏林,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个性解放又雄心勃勃的女性而言,最具魅力的地方莫过于乌发电影公司摄影棚里那绚丽、耀眼、不断延伸的舞台,二十三岁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已在那里崭露头角。她后来否认了这个事实(她还会否认许多其他的事情),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因为乌发(Universum-Film-Aktiengesellschaft)这个以其缩写而闻名的柏林梦工厂几乎是欧洲所有演员、制片人、设计师和幻想者心中的圣地,是世界上唯一可与好莱坞相提并论的地方。

1925 年,乌发每周都会上演一部由大牌导演执导的故事片,其中不仅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恩斯特·卢比西奇(那时他已被好莱坞抢去),还有 F. W. 莫纳、E. A. 杜庞特和弗里兹·朗,这些男性(那时的导演都是男性)曾制作出如《吸血鬼》、《杂耍场》和《大都会》等这样极富创造力的电影杰作,后来在柏林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们又都跟随鲁贝奇去了美国。

欧洲的大牌明星们能够在乌发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其中包括埃米尔·杰宁斯、亨妮·珀顿(被称作德国的玛丽·碧克馥)、莉亚·德·普提、阿斯塔·妮尔森、波拉·尼格里、伊薇特·吉尔贝、康拉德·维

德,而那些希望成为大牌明星的人也对这片舞台垂涎不已。年轻的玛琳·黛德丽便是其中一个。她急于引起别人的注意,而那时的她却只能在类似《曼依·莱斯科》那样的无声古装戏中扮演小角色。没有语言作为诱惑的媒介,她只能通过表情和动作演绎着一个舞台演员的焦虑。她那几乎同时期的柏林邻居,生机勃勃、富有运动精神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却以她独特的方式引起一部名为《力量与美丽之路》的影片的关注。这部大型“文化片”旨在展示形体美,主要采用户外拍摄,而演员也大多需要裸体。

刚刚二十出头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对任何事情都敢作敢为。而后来她又把自己包裹在明星的尊严中,否认自己曾在乌发做过群众演员,否认自己曾出现在《力量与美丽之路》中,甚至否认曾经看过或听说过这部影片,尽管它在当时曾创下了巨大的票房轰动。她矢口否认这一事实,或许缘于后来她对自己在片中袒胸露乳的表演感到懊悔不已。她如夏娃般裸露上身,手里挥动着一把扇子或者梳子,出现在希腊或罗马贵妇闺中沐浴的场景中。而这些通过裸体而弘扬古代形体美的镜头曾使影片声名狼藉,却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票房。

而这个曾经的小角色要否定这些,并非出于谦虚,在银幕上她曾泰然自若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而这些否定只是为了构建一个一夜成名的明星的浪漫形象,一个她在2003年一百零一岁辞世之前一直追寻和完善的自我发展轨迹。而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恣意堕落中她曾经只是一个迫切需要引来注意的无名小卒的事实,并不符合她故事的发展脉络。

实际上,这个持续五分钟的袒胸露乳的镜头对她而言是一个败笔。早先她作为一名表现主义舞蹈家,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个短暂而诱人的声望之旅却因为膝盖受伤被迫中断。她早就知道对塑造一个公众形象而言,事实,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济于事,甚至只能把事情弄糟。她知道如何选择性地处理评论以弥补批评家的短浅目光,如

何用美貌和泪水吸引投资商,而且从她在无声银幕上那阳光般的自信中可以看出,她也知道,在身无分文、只剩下一个微笑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地利用时机。那部旧电影曾被魏玛之后的政权称为反德,是对德国女性的一个侮辱,而她矢口否认自己在里面有几分钟的露面也就变得无可厚非。在以后政权的统治下,她会获得或失去更多的东西,当然,也会否认更多的事实。

当机遇与才智将野心转化为成功之后,她的自我塑造便更加变本加厉。命运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形式对她绽放出了微笑,而她也欣然回应。她对银幕的动态构建如同对生活的主要机遇的洞察一样透析敏锐,而两者的结合便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谜,一个有着令人忧虑的力量之谜。她成为德国最有成就的女性,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制片人之一,而她所取得的权力和自由与其他导演相比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到灾难袭来,留下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片废墟上,捍卫着自己的命运与无辜。

在这样一段罕见而独特的职业生涯中,《力量与美丽之路》不过是巨穹下一片瓦砾而已。多年以来,四处流传的模糊剧照都声称她在这里、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最近又有作者(很显然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透露说她在里面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或者一个户外临时演员,还有人说她根本就没在影片里。

当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纪结束的时候,她已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也是最受争议的在职制片人。对于那些谣言她会像久经沙场的女主角一样不予理睬。她一生中用于与记者和质问者争论斗争的时间远多于她实际拍摄电影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暗含挑战的提问——关于电影、人物、政党甚至一个动机——她只是挑衅地反唇相讥:“凭什么说我有罪?”一旦愤怒无法平息人们的质疑,她便诉诸法律。

记者们都抱怨说她听起来像一张“磨损的唱片”,并怀疑她的良知是否已经萎缩,或者是她几十年来的矢口否认已经颠倒了记忆,腐蚀了

过去的事实。然而即使在一百岁高龄时，她仍能记得每一部她制作的影片中的任何一个 f 制光圈值、影片乳胶、曝光以及胶结。同时，在她那令人赞叹的精力终究消失殆尽的时候，她也应该知道，终有一天有人会她的资料里翻箱倒柜，找出她在那部她“没听说过”的影片里出现的镜头，那个 1925 年在乌发的摄影棚里年轻貌美的她，除了自负与野心外，她确实无罪。

那就是银幕上的她：生机勃勃、生动活泼、充满诱惑。她挑战名誉，自信地面对大风大浪。事实证明，她的未来比乌发的摄影棚、比卢比西奇和朗，甚至比她梦想的一切都大得多。它大大地超出了所有的一切，而最终也给她和他人带来了毁灭。这正是下面要叙述的内容。

# 目 录

序言.....	001
---------	-----

## 第一部分 柏林

1 大都会.....	003
2 首次登台.....	018
3 不断攀登.....	032
4 愈攀愈高.....	054
5 云朵之上.....	072
6 《蓝光》.....	085

## 第二部分 登顶

7 雷霆.....	105
8 转折点.....	121
9 顶礼膜拜.....	136
10 胜利.....	155
11 奥林匹克的设想.....	185
12 明日世界.....	218



### 第三部分 再世

13 战争中的莱妮 .....	245
14 告别以往 .....	273
15 流浪者 .....	293
16 幸存者 .....	314
17 回归 .....	333
18 命运与世人的目光 .....	361
19 最后的电影作品 .....	375
20 身后 .....	389
致谢 .....	394
注释 .....	399
参考文献 .....	491
译名对照表 .....	505

第一部分

# 柏林

---

柏林属于那些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而具有天赋的人。不管从哪里发迹,他们最终在柏林成名。是柏林让他们名声大噪。

——彼得·盖伊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能够拥有如此令人震惊的历史气息,罗马没有,庞贝也没有。

——迈克尔·雷特克利夫



# 1 大都会

我要成为一个名声显赫的人。

——莱妮·瑞芬斯塔尔

在光亮与阴影间,在运动、韵律、激情中,在惊人的精力、顽强的勇气和巨大的野心中,莱妮·瑞芬斯塔尔创造着各种形象。她说,她只有一个主题——美,并致力于对它的不懈追求,不管是在山高水深的自然界,在人民大众的旗帜与火把中,在运动场上运动员的拼搏挣扎和卓越表现中,还是在对古代战士形体与性爱的不断完美上。而在最开始,她首先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美的源泉。

莱妮于 1902 年 8 月 22 日生于威丁区,原名海伦·埃米莉·贝莎·瑞芬斯塔尔。威丁当时是柏林工业区边缘一个乌烟瘴气的工人区。那时柏林的居住人口正从 200 万猛增到 400 万,而急剧的增长速度能使街道地图在印刷之前就变得过时。不满的城市设计者轻蔑地把柏林称为“乌有之城”,一个“永远在形成”却“从来不存在”的城市,而那些改革的支持者们却高呼着“进步”,陶醉在躁动喧嚣的城市节奏中。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如同《柏林气息》中被虚构的空气一样生机勃勃、令人痴迷。

曾经风靡一时的水上贸易体系与雨后春笋般迅速扩展的郊区建设相映生辉,促成了 1920 年“更加庞大的柏林”。那时,这个“狂欢的雅

典”的边界已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包含其中。与有着从罗马时期传承下来的传统和遗迹的巴黎、伦敦或维也纳相比，柏林可谓是一个暴发型的大都市，然而它却带着它的喧嚣吵闹、盛气凌人，以不断前进的步伐出其不意地跃居成为了世界第三大都市。

莱妮出生的时候，人们把柏林称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它作为德国的首都，当时正处在第二帝国的强盛时期，尽管它只维持了短暂的30年时间。然而那些帝国的建造者们却急匆匆地吹嘘着那里的现代性，丝毫不顾及马车还在点着煤油灯的街道上驰骋，地面以上还找不到自来水（不管是冷是热）的影子，而柏林的“黄页”也只是一本二十六页的小册子。与伦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纽约一样，这里罪犯猖狂，犯罪形式多样。每天，甚至每分钟都会有新闻出现在成百份语言各异的日报和周报上，使柏林成为了最具活力、最受欧洲媒体关注的中心。

柏林的吹捧者都过多地关注未来，以致无暇顾及像威丁那样的贫民窟和工人居住区，也不曾关注那些像莱妮一样成长起来的工人阶层的孩子们。当威廉二世提醒那些不实际的社会改革家们“给劳动人民提供欣赏美的途径”时，他们也都负责任地欣然应许。而他们只是把下层人民引向了霍亨索伦王宫、蒂尔加藤公园、凯旋柱、大运河和它的957座桥梁（比威尼斯的还要多）、布满藏品的贝加蒙博物馆、在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圆形屋顶下用石头刻着“为了德国人民”的诺言的国会大厦，以及耀眼夺目的电影院、歌剧院和宾馆，还有沿途遍布各种商铺和咖啡屋的步行街，例如林冠幽闭的菩提树大街和库尔菲尔斯滕购物大道（耶斯麦为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对应而建）。如果劳动阶层偶尔离开他们的工地去参观柏林那些高雅辉煌的地方，德国皇帝便会悠然地将他对艺术和美的观念传输给他们。他解释说：“一种艺术，如果超越了由我制定的法律和约束的范围，便不再是艺术。”对那些在审美上毫无安全感的人而言，这让人听起来有一种安心的想当然。这也是后

来的那位领袖——一位曾经的风景明信片画家和有抱负的建筑师——的观点，而成百万的民众也都出于敬畏而顺从地接受了。

在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如此地痴迷于现代化。在世纪之交，柏林正紧赶慢赶地用未来弥补着过去的残缺，而那些怀旧者却叹息着一个还没有真正形成便“消失了的世外桃源”。希望与冒险并驾齐驱促使大量由无名氏创作的歌曲、绘画、小说、戏剧和电影——在莱妮出生的时候早已在银幕上无声无息地闪烁——飞速地应运而生。这些作品大多引起了人们的敬畏，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之间的隔膜，因为普通的柏林市民都不安地想知道这股都市力量究竟要将他们带往何处。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矛盾的心态体现在了各种躁动的绘画当中。城市生活被戏称为从一开始就“堕落”了，而在青少年中间更是出现了对它的先知远见，例如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凯尔西纳、埃米尔·诺尔德以及将自己的城市绘画称为“启示性的风景”的路德维格·米德内尔。

柏林边缘的威丁区却无暇顾及现代化的艺术和娱乐方式。这里挤满了各种制造厂、铸造厂和工人，还有成片的称为 Mietskaserne 的廉价公寓。在阴暗无光的院子里，五层楼房堆积在一起，而那些蓝领家庭便挤在一间或两间的单元房里。这里生活艰辛，自杀成了家常便饭。在柏林，“公寓疾病”成了肺结核和佝偻病的简称。在 19 世纪末，柏林的婴儿死亡率几乎是 20%，而威丁是它的两倍还多。当莱妮出生的时候，这里的婴儿死亡率竟高达 42%。

尽管贫穷，威丁却不乏人文关怀和对未来的雄心抱负。在它狼藉的街道上，一家简朴的小客栈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它还有一个用于滑冰的小池塘。在 1905 年有人租出院棚的一部分作为摄影棚，之后不久便开始在那里录制单本电影。1912 年，为了弥补露天墓地的短缺和费用不足，威丁建立了柏林第一个火葬场。庭院子里儿童嬉戏，窗台上天竺葵繁茂，音乐与爱情在这里盛开，到 1918 年，居住在廉价公寓的柏林人，有 40% 的人喜欢上了这里。我们可以在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印刷品

中看到他们的面庞,而他们的天伦之乐也洋溢在海因里希·齐勒的绘画和那些熟知他们的民间讽刺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中。他们曾评论说,你可以用斧头杀死一个人,而用他的住处同样可以置他于死地。

莱妮·瑞芬斯塔尔曾向一位朋友透露说:“我痛恨阶级体系”。那时她已年逾九旬,住在巴伐利亚一座湖边别墅里。这里远离威丁,从而使她能更好地观察她的出生地——一所位于欧根亲王大街上的低层公寓。欧根亲王大街大约有两个街区的长度。这里是初次为人父母的瑞芬斯塔尔夫妇的第一个住所,新婚燕尔,1902年4月5日刚刚举行了婚礼,五个月之后他们的女儿就在这里看到了8月的第一缕阳光。

当莱妮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西奥多·保罗·瑞芬斯塔尔还不到二十四岁。他于1878年出生在柏林郊区的农村布兰顿伯格,父母古斯塔夫和爱美琳(出生时乳名莱厄蔓)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他的父亲继承父业,是一个铁匠,金发碧眼、魁梧结实、留着威廉国王那样上翘的小胡子。阿尔弗雷德因为商业契机而去了柏林。在档案里他把自己说成是“推销员”,而实际上他是一名管道工。当家用水管标准化之后,他及时地打造起自己排污通风的生意,那时,精细谨慎成了一种必须,而管道工也成了一位企业家。

当女儿出生的时候,莱妮的母亲贝莎·艾达·谢尔莱奇·瑞芬斯塔尔刚刚二十二岁。双眸黑亮、乌发卷曲、下颌刚毅的贝莎身姿婀娜、貌美出众,而她把这所有的天生丽质都传给了唯一的女儿,只是莱妮出生的时候有些对眼。贝莎1880年10月8日出生于弗沃茨瓦韦克(Wloclawek,如今属于波兰),她母亲共生育了十八个孩子,在生贝莎的时候因难产而去世。而在贝莎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她的父亲——莱妮那位做木匠的外公——跟孩子的保姆结了婚,又生了三个孩子,总共二十一个。

这里有一个谜,而这个谜如果不是作为莱妮在时局变化后更改历史形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概念的一种影射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琐碎

的传记之谜。当20世纪30年代她跻身名流阶层之后,其身世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第三帝国里与她同样的权势阶层的好奇。在那个时期,关于她是犹太人——或者部分是犹太人——的谣言铺天盖地,人们还通过贝莎追溯出了她的一条犹太血统。尽管这种断言从未得到证实,甚至第三帝国的最高首领、元首本人,也对此进行了官方的批判,然而这个谣言在第三帝国的早期一经公布,就在欧洲和美国的媒体上广泛流传。莱妮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之后又把它作为了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对她发起恶意攻击的一个残留话题。

尽管有些谣言似乎的确是戈培尔发起的,或者是30年代那些嫉妒她地位和权力的人所为,但不是所有的传言都是如此。一些莱妮的挚友和同事,其中包括发现莱妮天赋的电影制片人阿诺德·范克博士,都相信贝莎是犹太人。作为莱妮曾经的导师和情人以及后来的纳粹党员,范克的客观与诚实并非完全可靠。而布景师伊莎贝拉·普劳伯格的证词却更加地斩钉截铁。她在二战期间与莱妮和贝莎共同生活和工作过,并承认贝莎——“一个可爱的人,非常不错的人”——是犹太人。普劳伯格认为戈培尔知道这些,因而引发了他的憎恶。

当然,这里有文件证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莱妮的“血统证明”(“Abstammungs-Nachweis”)。这是莱妮在1933年填写的家谱记录,并上交到了帝国电影办公室,以证明她的雅利安血统,而这也是在德国电影工业中工作的必须条件。这个文件一直放在那里,却从未有人认真仔细地研究过,包括那些为之准备的纳粹成员。证明中说贝莎是木匠卡尔·路德维格·弗里德瑞可·谢尔莱奇(生于1842年)和欧提琳·奥古斯特·谢尔莱奇所生。而欧提琳(出生时乳名鲍娅)生于1863年1月24日,是弗里德瑞卡·保娅和别人的私生子。尽管证明中说欧提琳·保娅和卡尔·谢尔莱奇是在乌敦伯格的西里西亚城(现代波兰的多别格涅夫)结婚的,但那里并没有婚姻的相关记录,而他们的结合也很可能是普通法上的婚姻。而一直没有人关注和质疑的是欧



提琳·保娅不可能是贝莎的母亲。生于1863年的她不可能在1880年生贝莎之前生出十七个孩子。几乎可以确信欧提琳是莱妮的木匠外公在第一任妻子难产过世之后娶的保姆,也就是真正的母亲,而在莱妮递交给第三帝国的家谱中,她却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作为贝莎的继母和莱妮的外婆,欧提琳曾住在柏林市郊夏洛特伯格一套舒适的房子里,而当阿尔弗雷德·瑞芬斯塔尔的严厉管教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青春期的莱妮往往会跑到她那里寻求果馅卷和安慰。

第三帝国的家谱中除了种族外还需要声明信仰,而莱妮称她的祖先是新教教徒。他们似乎并不那么虔诚。自1850年,每一个新生儿,包括莱妮,在洗礼仪式后都是在一个档案登记处登记,而不是在教堂(尽管莱妮在十五岁的时候在柏林的一个教堂里被确认为新教徒)。

莱妮所生长的城市因其文化的世界性而闻名于世。犹太教徒向基督教的转化以及文化同化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对于纳粹的标准而言,他们注重的只是种族身份,而不是宗教信仰。至今还没发现什么文件能够填补莱妮家谱上的这个漏洞,然而鉴于种族的界定是问题的关键,在第三帝国的家谱档案中把生母说成是继母的这种行为,如果不考虑到种族动机,恐怕就很难说清楚了。而当时局和场合发生变迁的时候,莱妮对自己家史翻云覆雨般的界定本领却是毋庸置疑的。对贝莎,莱妮是“爱她爱得发狂”,直到她1965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莱妮对父亲阿尔弗雷德·瑞芬斯塔尔的感情却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拼搏者:古板、实效而保守,跟莱妮争夺着贝莎的关注。他的生意主要在柏林,尽管因为自己的地区成长背景和家庭观,他在那里一直感觉局促不安,尤其是1906年3月5日莱妮唯一的同胞弟弟海因兹出生之后。随着生意的红火,阿尔弗雷德将全家搬到了柏林新克尔恩区一所大些的房子里,那时海因兹还没有出生,而莱妮也还没开始上学。新的居住小区跟旧的大同小异(1918年之后那里都成为了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因而对他们而言,全家在周末乘坐市郊铁路,到柏林西南的一